



詩

一之三

一之四

國風

周南

召南

服部文庫
117
166
乙





117  
166  
2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兔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也。

兔且兔又作菟他故反且音兔且三章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關章四句至

衆多口正義曰作兔且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

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且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

兔且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兔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

毛詩疏

卷第一

國風



極古本作極註同

肅肅兔置

極之丁丁

肅肅敬也

兔置兔罟也

丁丁極

者衆多也

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若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為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置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若言以后妃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妒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妒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若言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杙聲也

云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

者衆多也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樾謂之杙杙角反丁陟耕反咎音古罔也杙本

所

杙李巡云樾也樾音特樾音其月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赳赳武貌 干干也 城也 皆以禦難也 此置兔之人賢者也 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 諸侯可任以國守 扞

城其民 折衝禦難於未然 扞難乃且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匣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鳩反後不音者放此 守手又反折之設反衝昌容反 毛以為肅肅然恭敬之入乃為兔作置身自極杙其直能自肅敬又是越越然威武之夫可以為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為之防固也 鄭唯干城為異言此兔置之人有越越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 謂公侯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使之與民作杆城也。○**傳**肅肅至杙聲。○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為敬。小星云肅肅寄征故傳曰肅肅疾貌。揚羽鴻鷹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檝謂之杙李巡云杙謂檠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于杆也。○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以爲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杆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杆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傳**干也。○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杆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越越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打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肅肅免罝施于中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肅肅免罝施于中**達**。○**傳**九達之道。○施如字達求龜反杜**疏**達九達之道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

賢者

○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遠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遠市杜預云遠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武夫公侯好仇**。○**傳**云怨耦曰仇此免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越越至好仇。○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異。肅肅免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沈以鼓反。越越武

毛詩流

卷之三

及古閣



無一作

夫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兔置  
 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  
 也○斷丁疏公侯腹心○毛以為兔置之人有文有  
 亂反疏武可以為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  
 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兔置之人賢者若  
 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  
 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  
 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  
 已腹心○箋此兔置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為  
 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第二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  
 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  
 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  
 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  
 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  
 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和平上二有天下二  
 字註天下上有和平  
 二字 茲

兔置三章章四句  
 茅苜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箋天下和

政教平也○茅苜音浮苜本亦作苜音以韓詩云  
 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弓又名當道其  
 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鳥山海  
 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茅苜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  
 出於西戎疏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  
 已有駁難疏茅苜三章章四句至有子○正義曰  
 也鳥音昔疏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  
 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  
 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  
 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天下和政教平  
 ○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  
 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  
 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  
 及古閣

毛詩疏

卷之三十四



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註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成之處。或枯之。或頽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捋之。既得則枯之。頽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枯頽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

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鳥。馬鳥

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云薄言我薄也。

**疏** 芣苢馬鳥。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鳥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賚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鳥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妊者。卽陸璣疏云。所治難產是也。

**箋** 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爲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汗我私不釋者。就此衆

毛詩流

卷一三五

及古閣



繫

衣際也三字釋文例  
當細書

置疑

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亦有客曰  
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為始者以時邁  
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  
有客前云以繫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  
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  
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傳掇拾也  
有之傳有藏之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傳掇拾也  
都奪反一音知  
采采芣苢薄言將之  
傳將取也力活  
劣反拾音十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  
傳結執衽也  
錦反又而鳩反  
反采采芣苢薄言禴之  
傳振衽曰禴  
反一本作  
衣際也采采芣苢薄言禴之  
傳振衽曰禴  
反一本作  
顛同扱  
初洽反  
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  
扱謂手執之而不扱則扱於帶中矣

大行

唯

女字疑衍

采芣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傳紂時淫風徧

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水名也尚

書云蟠冢導漾水東流為漢被皮  
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邊見反  
得○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  
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  
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  
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  
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  
后妃而言文王為遠近積漸之義敘於此既言德  
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  
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

毛詩流

卷之三六

及古閣

漢廣詩序疏女求而不可得標書女字疑衍今案女求恐倒



有

二可下右求字

女

國則六州循美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義也○紂時至教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興也南方

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傳云

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

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

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傳○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

渡

概

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漢之廣矣不可泳傳改爾竦栗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泂也傳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泂之道今以

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

至也傳○沫音詠泂芳于反本亦作泂又作桴或作桴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泂謂之籊籊謂之筏籊

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桴桴也郭

璞云水中籊籊也又云木曰籊竹曰筏小筏曰泂籊

音皮佳反泂籊同音傳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

伐樊光爾雅本作桴傳以茝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

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

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

犯禮而求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

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



言言  
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沫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未長矣，不可潛行。乘洑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沫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沫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闔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盥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本有可言不可者，本有可道。

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洑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與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倡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  
潛行至方洑。○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洑，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洑，後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是也。○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洑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可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寺  
卷之三  
八  
及古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翹翹薪貌錯雜也云楚雜

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

又欲取其尤高潔者翹祁遙反沈其堯反之子于

歸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云之子是

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

禮餼示有意焉林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

翹翹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

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

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潔者乃是眾女此眾

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

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

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翹翹薪貌正義曰

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南

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

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

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

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

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

可析謂之薪下章萋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

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

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

翹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

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

嫁事為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

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

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

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

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

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

至



手言頭

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言養馬是。漢之廣矣。不可沐思。江之未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

**萋** 萋草中之翹翹然也。○萋力俱反。馬云。萋蒿。○**翹** 萋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萋是草。故言郭云。萋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其駒** 五尺以上曰駒。○**駟** 五尺以上曰駟。○正義曰。使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

六尺以下。故林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駟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駮馬高六尺。即使人三等龍駮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未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

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淫也。能閔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

被皮。○**墳** 汝墳三章章四句。至以正。○正義曰。作汝義反。○**墳** 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

詩充

卷之三十一

及古



懋

手言正

卷之三

漢書

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序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閱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離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閱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閱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閱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

曰條幹曰枚傳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

言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傳校妹

也傳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傳怒飢意也調朝也傳云怒

思也傳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傳怒本又作懋乃歷反韓詩作

溺一作溺

溺音同調張留傳遵彼至調飢傳正義曰言大夫之

反又作調音同傳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

條枚枚幹之薪以為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

因閱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

閱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

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傳正義

曰釋水云汝為墳傳曰濟汝固知是水名也墳大防

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

武傳曰墳厓大防也若然釋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

之側厓岸大防也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墳李巡

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墳李巡

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

則郭意以此汝墳為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

墳箋傳不然者以彼墳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

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墳從水之間故也枝曰條幹曰

毛詩流

卷之三

及古閣



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  
條桓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是為  
餘也如今藥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  
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肆是屏又曰杞夏餘也  
肆為復生之餘○**傳**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  
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閱其君子則閱其君子者  
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  
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  
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  
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  
處勤為非其事也○**傳**怒飢意○怒思○正義曰釋  
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  
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  
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飢之  
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也此  
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怒焉如擣無飢  
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遵彼汝墳伐其條**  
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即

**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肆以自反沈云徐音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傳**既已遐遠也云已見君子  
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  
思則愈故下章勉之○思如字**既**見君子不我遐  
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眾矣  
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覲君  
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既知不遠棄我而死亡  
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  
愈也○**箋**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  
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  
不死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  
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  
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而  
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  
寺流 卷之三十三 及古閣



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  
 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  
 得見之俗**魴魚頰尾**王室如燬傳頰赤也魚勞則尾  
 赤燬火也傳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  
 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  
 名頰勅貞反說文作經又作頰並同燬音毀說文同音火  
 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焜音毀說文同音火  
 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雖則如燬  
 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

**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傳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  
 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  
 也○辟此一本作辭此處昌慮疏魴魚至孔邇○正  
 反為疎于偽反疎亦作疏疏義曰婦人言魴魚

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若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  
 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  
 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  
 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  
 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頰赤  
 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  
 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  
 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彿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剛  
 贖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鄭  
 以為彼言彷彿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  
 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  
 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傳君子至紂  
 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  
 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  
 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  
 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  
 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  
 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



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  
靈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  
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  
盡節比之於殷其靈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  
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  
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  
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  
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  
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  
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  
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  
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

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  
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  
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蹄一  
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服虔註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  
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趾本亦作止兩通之應  
應對之應序注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  
及下傳應禮同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係  
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  
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  
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魯斯以  
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  
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  
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  
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  
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係而應之太師編之



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為示法耳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為瑞後世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圃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象然

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與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

者也振振信厚也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

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真相于嗟麟兮于嗟歎辭



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今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修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授言從。又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禮。仁則鳳凰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修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修。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駿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

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于嗟歎辭。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麟之定振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書作頤。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爾雅。頤也。本作頤。誤。于嗟麟兮。言文。郭璞曰：謂頤也。傳或作頤。釋音云：頤。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疎於定本。作題。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疎於同祖。上云公子為最。視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案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寺流。卷之三十一



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與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麟之角振振公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疎也

麟之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于嗟麟兮示有武一

麟角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佞行不入陷窞不摧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臨麟謂此麟也

王受命後以賜二公為

菜地二南之風皆文王

未受命之詩也周南

十一篇是先王之所以

教聖人之深迹故繫

之公旦召南十四篇是先

王之教化文王所行之

迹迹故繫之君夷補

配下一有國君二字

配上一有用字 司

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召亦地名也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召皆周之舊土文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

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

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離行下孟反下注同尸鳩本又作鳴音同爾雅

云鳴鳩鳴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

三詩流

卷之三十七

及古閣



從上而下，尊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揚雄云：戴勝也。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其有之，由其德如鳴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妣，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興也。鳩，鳴鳩，桔鞠也。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鳴鳩因鵲成巢。

然上一有宜字

子一作女

子

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結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鴝，音菊，爾雅作鴝，架音嫁。俗木或作加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鳴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詡，又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侍也。乘繩證。反，下同。送御五。維鵲至御之。正義曰：言維鵲自嫁反，一本作迎。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巢，鳴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鳴鳩居鵲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鳴鳩粘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鳴鳩也。釋鳥云：鳴鳩粘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鵲鵲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夫人斥大

姒也。大明云：緝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祗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稠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稠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



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將送也○將如字沈七羊反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傳能成百兩之禮也○云是子有鳴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傳滿之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兄之

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鳴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迓為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傳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芣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傳芣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

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

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苜菜也傳云于以猶言



往以也執繫菜者以豆薦繫菹○沼之紹反。沚音止。潘薄波反。白也。蒿好。

羔反。谿若兮反。杜預云。澗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

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之事祭事也○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

夫人往何處采此繫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

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繫。繫。菹。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

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公侯至苜菜。○正義曰。

言執繫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繫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

苜菜也。言不備者。據詩舉苜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

苟有明德。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于以至繫菹。○正義曰。經有三于。

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于為往故

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繫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

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繫菹也特性云主婦設兩

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兩銅錒也設于豆南南陳即

主婦亦設羹矣知繫不為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

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

雎箋云后妃供苜菜之菹亦不為羹采蘋知為羹者

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為羹且使季

女設之不以薦事為重與此異也○于以采繫于澗

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于以采繫于澗

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于以用之公

侯之宮○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首飾也○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

僮僮竦敬也夙早也○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

毛詩疏 卷之三 三十一 及古訓



還一作旋者

既饔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被皮寄反註及下同  
卑下同濯直角反○既古愛反饔昌志反酒食也饔七  
亂反髮皮寄反○鄭音髮髻本亦作髻徒帝反劉昌宗  
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  
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紛○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髻  
是也紛○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  
音計儀也○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  
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  
其燕寢○祁巨私反罷○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  
然甚疎敬乎何時為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  
當視濯灑饔饗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  
首服被髮之釋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為此威儀乎○謂  
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

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  
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  
少牢作被髮○註云被髮讀為髮髻古者或剔賤者刑  
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  
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註云次次第髮長短為  
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纒笄少  
牢云被髮纒笄笄上有次而巳○故知是周禮之次也  
此言被與髮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髻同物  
而異名耳少牢註讀被髮為髮髻者○以剔是翦髮之  
名直云被髮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髻○剔髮  
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  
髻也定本作髮髻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  
註云衣紵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  
之衣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  
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  
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  
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灑○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閣



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  
非正祭不服袞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  
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註修緇  
衣之袂追師註引少牢衣修袂以為修祿衣之袂不  
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緇衣大夫妻言修袂對士而  
言故修緇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註更別立說  
見士祭玄端其妻緇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  
異故為修祿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為異者以助  
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修祿衣之袂  
此至婦髮髻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皆誤也○  
僮僮疎敬○正義曰知僮僮不為被服者以下祁祁  
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為疎懼而恭敬也○  
期也先風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灑饔爨之事  
所謂朝視饔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灑饔爨之事  
以為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  
之僮僮為祭前矣若為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

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髻與被為一非祭時所  
服解在公為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  
是視濯灑饔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  
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  
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饔爨  
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  
以為濯灑饔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灑註云濯灑  
也即濯灑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  
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  
約彼夙夜所為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  
夕無事所以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饗人灑鼎廩人灑  
甌無主婦所視無饔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  
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  
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  
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  
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髮髻其威儀祁  
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  
而髮髻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



同若祭服卽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我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入常居之處。

采芣三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

疏云一名負蝥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

○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

趨躍也阜螽螞蟻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



親

昏一作婚

庶下一有幾

**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

以禮相求呼。○嘒於遙反，趨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

為螽，躍音藥，螽音煩，種章勇反。**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

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云：未見君子者，謂在

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

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

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

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

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覯，古豆反。疏：嘒，嘒至

正義曰：言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躍而

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

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

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去也

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

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

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

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

心之憂，即降下也。○草蟲至螽，螽音小，大長短如蝗

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螽音李，巡曰

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交州人謂之螽

許慎云：螽，螽也。蔡邕云：螽，螽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

螽，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螽，螽者，衍字也。○草蟲至

求呼。○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

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

也。



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  
 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  
 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  
 時○**禮**婦人至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  
 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有此之義故已所以憂歸  
 宗謂被出也○**禮**未見至塗時○正義曰知者以上  
 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  
 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  
 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  
 采薇采薇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為在塗  
 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婿親受之於父母  
 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  
 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禮**憂不至之  
 情○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  
 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  
 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苛求親愛斯于  
 口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棄為憂已緣父母之心  
 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

鼈一作鰲下同

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  
 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  
 文在既覲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與  
 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與媵衽良  
 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  
 禮畢將臥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  
 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  
 言既覲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禮也  
 所以既見既覲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初見  
 君子待已顏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  
 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已厚庶幾從此以往稍  
 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  
 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觀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  
 下繫文也彼註云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  
 觀為合此云遇者言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傳**南山周  
 南山也蕨鼈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

毛詩流

卷之四三

及古閣







女子

姆者

吉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

臬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

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詩云蘋符申反韓

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

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

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婉音晚臬

繅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蠶紉女金反何如鳩反

于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古今反

**疏** 采蘋三章章四

織

句至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

循法度也謂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

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法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

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

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

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

法度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

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

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

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

德也執麻臬者執治緝績之事臬麻也釋草云臬

麻孫炎曰麻一名臬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練之絲

則絡之職紅組紃者紅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

服度注左傳曰織紃治繅帛者則紅謂繅帛也內

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

者謂治葛緝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

毛詩疏

卷之四十五

及古閣



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尸虞夏傳曰  
 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  
 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納以教成文  
 同菹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  
 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菹醢之時  
 在籩豆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  
 耳少牢特牲皆先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  
 酒後菹醢者便文言之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  
 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為婦  
 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  
 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  
 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  
 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  
 者謂今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  
 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傳姆當  
 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  
 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法度  
 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

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  
 本云姆教婉婉勤禮本亦然今俗云傳姆教之誤  
 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  
 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萍也

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傳云古者婦人先嫁

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

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

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

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濱音賓  
涯也藻音



煮

鉶

昏一作婚

手言正

卷之四

湯古

早水菜也。潦音老。萍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萃。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

錡及釜。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涪之中。是錡羹之芼。

○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更反。煮也。涪去急反。汁也。錡本或作錡。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

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

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

禮

婦嫁

下事一作禮

敬側

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牖音囿。下如字。協韻則音戶。

後皆倣此。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與音餘。

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

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

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

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

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

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

迎宜徵反。俎測所反。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盪音資。本或作棗。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

三詩流

卷之四七

及古



之妻將行嫁欲為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亨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王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蘊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葉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傳**古者至為戒○正義曰成婦順以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為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為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為牲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



修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修治法虔敬之  
 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  
 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至曰釜○正義曰  
 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  
 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  
 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傳**亨蘋至之芼  
 ○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  
 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蓋兩錡取一羊錡於房中下  
 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錡豕錡云皆芼  
 煮於所亨之清始盛之錡器也故特牲注云錡肉味  
 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  
 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清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蘋  
 藻為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錡中為錡羹之芼  
 知非大羹盛在鑿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  
 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魚載羹傳曰羹大羹錡  
 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工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滂  
 於醯此註云大羹滂煮肉汁則滂汁也○**傳**宗室至

牖下○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  
 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  
 亦為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  
 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  
 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  
 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  
 廟不作室字○**箋**牖下至為之○正義曰箋知牖下  
 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  
 之今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  
 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  
 凡昏事皆為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  
 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  
 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  
 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至此祭者以其就  
 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  
 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為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  
 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為之○**傳**少女至蘋藻



仲

俟

○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中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候迎者。其牲用魚。毛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於此總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主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為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

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於房中。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銅。銅。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此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棗。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

又

三詩疏

卷之四十一

及古閣



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菹，設之於奧，與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之，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為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主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其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伯，姬姓名。

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

伯之功，故言伯云。○其棠，草木疏云：今棠梨，召時

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

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燕，烏賢反。國，其棠三

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其棠三

句至南國。○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

政於南土，決訟於其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

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

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

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

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若昔言后妃之美，謂

耳一作小



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  
 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  
 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召伯至伯云○  
 正義曰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  
 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  
 公為二伯故云召伯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  
 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文王  
 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  
 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  
 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  
 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  
 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官獨稱召伯者美其為伯  
 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  
 與紂之時謂此其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  
 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為二  
 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其棠之詩  
 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  
 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

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作也序言  
 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  
 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  
 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  
 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  
 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  
 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為伯分陝  
 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其棠杜也

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

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

反翦子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茇蒲昌反徐又扶蓋  
 反說文作茇去羗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



**蔽** 蔽芾至所爰。正義曰：國人見召伯止舍堂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其棠，勿得翦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 蔽芾至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樛，箋云：樛之蔽芾，始生謂樛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其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爰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芟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爰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傳** 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定本集詩於注內，並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蔽芾** 蔽芾，武王時猶木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蔽芾** 蔽芾，武王時猶木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棠** 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傳** 憩息也。

○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揭，起

例反徐許屬反

**蔽** 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說。

**傳** 說舍也。

**傳** 說舍也。

云拜之言拔也。

○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按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傳**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

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傳** 行

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至貞女。○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彼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



夜暮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與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傳云夙早也厭浥然溼道中始

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效與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糾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傳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大一作太

之時也

莫

五

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露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其丈反下彊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昏斯許傳厭浥至多露○毛以巾反至禮用斯觀迎用昏傳為厭浥然而溼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傳有是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已故不行耳以與彊暴之男今來求已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

毛詩疏

卷之十四

及古閣



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汗身故不為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禮**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禮**道中至昏所○正義曰知始有露謂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

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眾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解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所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婿也匏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婿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及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婿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且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誰

毛詩疏 卷之四十五 及古閣







因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  
理之名臯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  
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為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  
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  
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  
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  
文耳故序云聽訟以摠之○物與至當審○正義  
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  
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  
士師當審察之此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  
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  
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  
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  
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  
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  
召伯公卿所當為乎○昏禮至五兩○正義曰此  
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絀帛不  
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為不

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疆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  
文而為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  
和六禮之來疆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  
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  
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  
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  
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  
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  
丈合為四丈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絀帛亦  
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絀字此五兩庶  
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  
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  
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聘女大夫用諸侯  
以聘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幣可至委  
之○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  
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疆委其  
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



手言正  
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  
子疆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是其  
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  
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  
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為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  
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  
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疆委之者謂以鴈幣  
女雖不受疆留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  
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是也此  
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疆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  
迎女既不受可疆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  
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疆委不和不得請  
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疆委者以方為昏  
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  
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為父母所嫁媒妁和  
否不由於已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  
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疆暴之辭耳  
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

**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墉**牆也視

**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牆○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巡曰謂垣牆也郊  
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為  
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  
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疆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

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



羊之人

○行下

**疏**

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敘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註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羣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傳**

小曰羔大夫曰羊素白也純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它本又作他

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

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

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

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為文勢之便也○鵲

巢至之人○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

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

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

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

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

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曰

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切磋以

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純數所具  
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  
**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  
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

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委於危反

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  
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迹足容

反字亦作蹤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為召南大夫皆

迹又作跡羔裘至委蛇○毛以為召南大夫皆

殺得制素絲為英飾其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

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

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

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

縫互見其用皮為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為

異言大夫減退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

**傳**小曰羔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

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

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此言

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

二章傳云絨縫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也孫炎口絨

之為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絨因

名裘縫為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純五總亦為縫也視

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純數者以經

云五純先解其體言絨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

故二章解其體言絨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

絨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純自數

也絨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絨數亦

五絨言縫則純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

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細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

傳曰茅有英飾悶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

可知素絲為飾維組細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

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細

毛詩疏

卷之四

及古

域縫

唯



純五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組紉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紉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縮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社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日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退食至之貌○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容得

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宜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 革猶皮也絨縫也○絨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絨縫之界域絨縫爾雅云絨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絨猶縫也則當音符

**革** 猶皮也○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龍反

**皮** 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同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兩鮑鞞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



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  
 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  
 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  
 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  
 素錦為裼故也士則麤裘青豸裘以狐白之外惟麤  
 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  
 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  
 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麤裘知者鄭  
 注論語云素衣麤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豸裘  
 緇衣為裼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  
 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  
 駘又定九年傳云皆幘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以下  
 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獵冠弁服  
 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  
 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  
 則衮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袂鄭云卿大夫之服

上疑當作下

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  
 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  
 之服其二制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  
 之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  
 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為裼便是以  
 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  
 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裘冕  
 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  
 藻云君子狐裘羔裘玄衣之裘然裘冕與衣玄知不用狐  
 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鄭以功委蛇委蛇自  
 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公退食** 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羔羊之縫素絲

**五總** 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縫符龍反注同注



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

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

徇音黃暇也使所吏反

作殷其雷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為臣之義召

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

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閑念其夫之勤勞而勸

以為臣之義信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

也定本能閑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遑寧處其室家閑其勤

之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

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為勸以義而施經

序皆得其次○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行

役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

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為

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

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

或違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

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

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

反或如字使所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傳振振信厚也

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

反或如字使所殷其至歸哉

史反或如字雷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

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

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

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

之時何為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

信厚之君子今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

臣之義未得歸也

比號令則雨雷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

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箋云雨雷之聲尚殷殷然

是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雷動於

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象辭也注云震為

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

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雷發聲百里古者

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

也此二卦皆有雷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雷喻號

令之義也雷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

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是山出雲



言此 卷三十四 漢書

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  
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  
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  
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  
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

也集註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雷在南

山之側 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傳亦在至左右○

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何斯違斯莫敢違

息 傳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

下 傳或在其下 傳云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違處

傳處居也 傳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卷終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卷終



美集飯卷